

火 河

約·季克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〔蘇聯〕 約·季克

火 河

施 一 非 譯



符·柯諾瓦洛夫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莫斯科有個少先隊員，在暑假裏跟爸爸到烏克蘭去。他爸爸是去負責修建被德國法西斯匪軍破壞的鋼鐵聯合工廠的。這孩子親眼看到工人們怎樣發揮全部力量，全心全意地工作，把一個破破爛爛的工廠修建起來，也看到當地的少先隊員們怎樣積極地協助大人工作，利用工廠附近的荒地，築了一個很好的運動場。這孩子原先什麼事也不做，自稱是來休養的，可是在大人和同志們的教育幫助下，他終於認識錯誤，也參加了勞動，和當地的少先隊員建立了真正的友誼。

Иосиф Дик

ОГНЕННЫЙ РУЧЕЙ

Леттис 1951

書號：譯 0103 100千字 定價(5)四角五分

火 河 (初中)

著 者	約 季 克
譯 者	施 一 非
繪 圖 者	符 柯 諾 瓦 洛 夫
校 訂 者	范 之 超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 者	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1955年6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9180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5 5/14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時號

這本書裏的重要人物



賽蒙 日加喬夫鋼鐵聯合工廠廠長。



馬特維依 黨支部書記。



安德留沙 少先隊員，賽蒙的兒子。



馬綺卡 少先隊員，爸爸叫伊凡。



維塔哈 少先隊員，工藝學校學生。



華夏 少先隊員，綽號叫“書記”。



阿福尼亞 一個孩子，戰時打過游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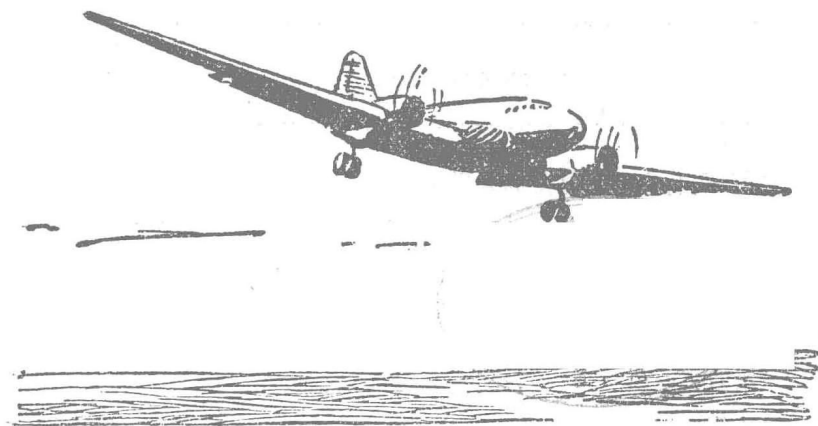


米科耳卡 少先隊員。

目 錄

這本書裏的重要人物

1. 臨時通知·····	1
2. 在雲端裏·····	5
3. 紅頭髮的阿福尼亞·····	15
4. 給媽媽的信·····	25
5. 捉到了一個“休養員”·····	27
6. 給朋友的信·····	37
7. 代表團·····	38
8. 着手進行了·····	44
9. 公共木料·····	55
10. 可恥的十個盧布·····	66
11. 跟馬綺卡吵嘴·····	76
12. 在空房子裏·····	87
13. 少先隊員的建築工地·····	96
14. 可貴的幾公厘·····	104
15. 彙報·····	109
16. 熟人·····	118
17. “管子”的末日·····	126
18. 誤時的援救·····	132
19. 給謝遼查的信·····	140
20. 火河·····	141



1. 臨時通知

晚上，九點鐘光景，安德留沙跑到謝遼查的家門口。他的帽子戴得帽簷歪在耳朵邊，格子布襯衫的下襬露在褲腰外面，領口的鈕子扣得七顛八倒。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眼睛東張張，西望望，亂蓬蓬的黑頭髮披在額上，鼻子上的汗珠閃着亮光。

謝遼查開門一看，大吃一驚。也許有人在追他吧，或者他家裏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故啦。

“你怎麼啦？有人在追你嗎？”謝遼查驚慌地問，急忙把大門“砰”的一聲關上。

“不……沒有人追我……”安德留沙喘着氣回答。“你在幹嗎？”

“我在廚房裏搖切肉機。是媽媽叫我搖的。你怎麼啦？”

“有事情……我……”

安德留沙還沒來得及把話兒說下去，謝遼查就向走廊裏瞥了一眼，看看有沒有被別人聽見，接着拉了安德留沙的衣袖，走進浴室。他立刻關了門，搭好鉤子，開了水龍頭。自來水嘩啦啦地沖在浴盆裏。

“好了，你說吧！現在別人聽不見啦。”

“等一等！你怎麼把我拉到這裏來？”安德留沙揩着臉上的汗珠，說。
“啊，我跑得快極了！好容易抽出一會兒工夫跑來。你知道我跑來幹嗎？”

“幹嗎？”

“來辭行！”

謝遼查的臉兒變得一本正經起來了，說：

“你胡扯什麼？早晨打電話也沒說起，而且說明天要去挖釣魚用的小蟲，怎麼現在跑來辭行呢？”

“是辭行，”安德留沙點點頭。“這是少先隊員說的老實話！我爸一早就去上班，後來我見他回來了。他說：‘你快到百貨商店去一趟，我明天就要乘飛機到一個工廠去啦……’”

謝遼查很快地關了自來水龍頭。浴室裏頓時靜了下來。只有一些水點斷斷續續地從龍頭裏滴下來，發出的篤的篤的聲音。

“乘飛機嗎？！到哪兒去？”

“到烏克蘭的日加喬夫鋼鐵聯合工廠去。這個工廠被德寇破壞了，我們却要把它重新修建起來。據說那裏的鼓風爐〔註〕有些毛病，所以上級派我爸爸去做廠長。”

〔註〕 鼓風爐就是鍊鐵爐，因為在燃燒時要吹熱風助燃，所以叫鼓風爐；它的爐體很高大，因此也叫高爐。

“做廠長?!”

“那末不做廠長做什麼?中央委員會已經堅決地批准我爸到這個工廠去。這個工廠非常重要,是專門製造汽車鋼板的。我十分快活,因為爸爸答應帶我一起去。”



“好極了!”謝遼查稱讚說。“要是我也能上那兒去一趟,該多好!”

“唉呀,你真天真!”安德留沙笑了笑說。“你以為他是爽爽氣氣帶我去的嗎?我跟他說了足足有兩個鐘頭。他對我說:‘你到響亮城外婆那裏去。’我說:‘我不去。’他說:‘外婆那裏有吃的東西,還可以休息。’我說:‘為什麼我不能在烏克蘭休息呢?為什麼我不能到工廠去呢?……’”

“說得對!”謝遼查說。“在那裏,你打算做些什麼?那邊有些什麼河?”

“第聶伯河就在那裏。在河邊可以點點篝火,還可以坐在小船上捕魚……”

“太好啦!”謝遼查興高采烈地說。“實在太好啦!你可知道,烏克蘭的水果真多吶,管叫你吃得不要吃!”

“可是,爸爸還是不肯帶我去,”安德留沙繼續說。“後來我就放聲大哭起來了。”

“有效果嗎?”謝遼查使了一個眼色。

“這是最可靠的辦法,”安德留沙笑着說。“他很疼我。結果他說:‘好吧,你也收拾收拾。’於是,我們就開始收拾行李了。我媽住在療養院裏,我們不想打擾她,可是又不知道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。所以,翻箱倒篋,弄得亂七八糟,剛剛才把幾隻皮箱收拾好……”

謝遼查一眼不眨地盯着安德留沙看。他臉兒紅通通的，好像剛才翻箱倒箧、用皮帶縛行李的不是安德留沙，而是他自己。

“啊，我真羨慕你！這才是真正的旅行，不像我上彼爾洛夫卡別墅去那樣！……”謝遼查激動得在浴室裏踱來踱去。“我的爸爸媽媽，不知怎的老不調動工作！總是住在這裏，叫我搖搖切肉機……”

謝遼查突然想起了媽媽的吩咐，恨恨地把門踢了一下，說：

“安德留沙，咱們到廚房裏去吧！”

在廚房裏，除了這兩個小傢伙以外，沒有別人。他們輪流地搖搖切肉機。淺藍色的火焰在煤氣灶上搖晃。自來水在水管裏發着微弱的響聲。

謝遼查在切肉機頸口裏塞了幾塊肉，沉默了一會兒。後來，垂頭喪氣地嘆了口氣，說：

“唉，安德留沙！咱們兩個如果能到那兒去一趟多好……哦，你將來寫信給我嗎？”

“我一定寫。”

安德留沙也覺得有些依依不捨。可不是嗎，假如明天他不離開的話，就可以跟謝遼查一塊兒去走走，還可以一道到工藝陳列館去，也可以用捲烟紙做做氣球。現在……現在只好等到九月裏才能會面。

安德留沙拿着一個紙包，走到外面。紙包裏包着一隻半新舊的旅行包和一副防風眼鏡，眼鏡的玻璃已經碎了——這兩件東西是謝遼查送給他的禮物。

這是六月裏一個暖和的黃昏。花舖裏的紫丁香放着香味。街道上的行人很擁擠。有一家人家在敞開的窗口放着一架收音機。收音機播送着

悠揚悅耳的快樂的音樂。

安德留沙在人行道上走着，心裏想：明天這個時候，莫斯科仍是這樣令人羨慕的，可是我已經不在這兒了。他想到這裏，不知怎的悲喜交集。安德留沙本來打算在謝遼查那裏走出以後，還要到兩個好朋友那裏去辭行，可是時間已經很遲，所以他決定不去了。

“有這樣的好事情，”安德留沙暗自歡喜，“我以爲要到外婆那兒去的，結果上烏克蘭！烏克蘭是誰都高興去的，因為第聶伯河邊的西瓜多得無法估計。用什麼話兒說那邊的生活不好呢？……還可以在河邊搭一所小茅屋，煮煮蕎麥粥，看看大自然的變化。不過到了晚上得燃起篝火，不讓野獸跑來……唉，可惜沒有照相機，要不然，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拍一次照片了！要是把這些照片陳列在學校裏的圖片窗裏……烏啦！明天我要乘飛機了！我交運了……”

安德留沙剛跑到自己的家門口，忽然不安起來了：萬一爸爸改變了主意，那怎麼辦？不，不，他決不反覆無常的。答應了，一定做到。可是，他心血來潮要改乘火車，又怎麼辦？……其實，後面的一個問題，是完全用不着擔心的。因為安德留沙在爸爸的寫字檯上，親眼看到了兩張火車票般的厚紙板做的小票子，票子上寫着“航空”兩個字。

2. 在雲端裏

莫斯科的早晨多麼好呀！高高的花式路燈成排地掛在人行道的上空，雪白的燈罩覆在每一盞的路燈上。一隻石獅子，頭擱在兩隻腳上，正在一座灰色大廈的門口甜蜜地睡覺。一羣羣的麻雀，在綠油油的花園裏

的沙路上跳來跳去。四周的花卉，有紅的，有藍的，也有白的，互相爭艷奪美。橫架在莫斯科河上的銀色的克里木大橋，是多麼寬闊，多麼美麗呀，當你乘着汽車開上橋塊的時候，似乎覺得已經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裏了。

安德留沙穿了白襯衫，戴了紅領巾，坐在司機的旁邊，心裏覺得很可惜的是：自己的朋友一個也沒看見他坐着汽車開過去。他的爸爸——賽蒙，坐在後面，腳邊放着三隻皮箱。

汽車在花園環路上疾馳着。太陽還沒升起，可是天已經亮了。靜靜的街道隱在淡紫色的烟霧裏。剛剛睡醒的清道工人，繫了白布圍腰，拿着掃帚，大揮大舞地在人行道上打掃。有一輛洒水車張着透明的水翅膀〔註〕，在街心裏慢慢地開過。它的後面呈現了一長條濕淋淋、黑黝黝、閃着亮光的瀝青路。那些送汽水的貨車也映得成淺藍色了，它們彎來彎去地在各家人家的門口停下來。

這幾條街，安德留沙不知走了多少次，可是從來沒有發覺它們的美麗，現在，在他離開莫斯科的片刻，不知怎的忽然覺得越發熱愛自己的城市了……

在克里木廣場上，汽車被一個交通警察攔住了。

“爲什麼你們見了黃燈還想開過去？”他問，雖然這裏的馬路很冷落。

“請你原諒，”司機說，我們沒有預算好時間，現在，要緊上飛機場去……”

“上飛機場？……”那個交通警察嚴肅地看了司機一眼，把汽車門一

〔註〕 這是指洒水車洒出的水像鳥的翅膀。

關，行了個舉手禮說：“開吧！”

“謝謝你，”安德留沙說。等到汽車開動了，他向司機使了個眼色：“差點兒把我們捉起來！”

城外的道路又寬闊又平坦。從車身下面傳來了輪胎的摩擦聲。汽車以每小時六十公里的速度疾駛。一陣陣的輕風從開着的車窗裏吹進，可以聞到一股使人爽快的青草味。在公路的轉彎處和十字路口，都豎着木牌，木牌上畫着規定的標記。還有一些攔在鐵路口的橫木，漆得一段白一段黑的，像高射砲般地向蔚藍色的天空瞄準着。司機見到這種東西，就稍稍踏了一下剎車。

在飛機場上，有個又高又亮的大廳，大廳的大理石牆，像鏡子一般。賽蒙打發安德留沙在大廳裏的長凳上坐了下來，自己跟搬皮箱的工人拿行李去過磅。他走回來的時候，手裏拿着一些收據。

“注意！從莫斯科飛往日加喬夫和辛菲羅波爾的飛機開始搭客了！”大廳裏的擴音器大聲地廣播着。“這架飛機在六點鐘起飛！”

“這是我們的，”賽蒙說，“我們走吧！”

“馬上要起飛了！”安德留沙心花怒放地想。“要是飛得高一些，飛到五千公尺左右的高度，該多好！”

一架雙引擎的飛機，停在大廳附近，它張着巨大的機翼，頭上鑲着玻璃。乍一看，活像一隻大蜻蜓；看久了，它簡直不像飛機，却像一隻在星球之間來往的大飛艇。行李裝在行李車上，推到飛機旁邊，再把它們裝進機艙。有一個戴了藍帽子的人，看着名單，喊旅客的姓名。

安德留沙走到機尾，用手指摸摸冰冷的結着露珠的金屬板。金屬板上留了一個不很顯著的手印子，正和在“出汗”的玻璃窗上用手指劃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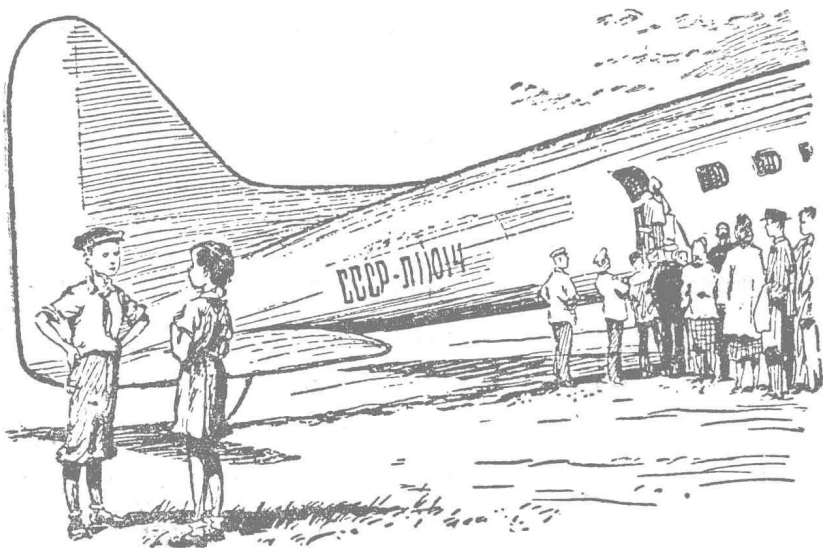
一樣。於是他索性在機尾上寫了三個正體字：“謝遼查”。

“小孩子，請不要摸飛機！”他突然聽到了一個人的喊聲，就轉過身來。

在安德留沙面前站着一個小姑娘，她的兩條腿又細又長，穿了一雙短統的白襪子和短短的褐色連衫裙，腰間束了一根皮帶，烏黑的頭髮編成一條光溜溜的長辮子。一對褐色的眼睛，對安德留沙瞧了又瞧，既不像開玩笑，也不是一本正經的。

“你為什麼這樣下命令？”安德留沙氣鼓鼓地說。“關你什麼事？……”

“就是關我的事。不要摸飛機，”這個小姑娘揪着自己紅領巾的尖角，堅定地重複說了一遍。“要是螺絲釘給你捻鬆了，我們不是要跌死嗎？”



“即使我們跌下來，也不會跌死的，我們可以用降落傘跳下來，”安德留沙回答說，可是他回頭對機尾也看了看：真的是不是捻鬆了螺絲釘？

“降落傘不給我們的，我爸已經知道了，”小姑娘說。“那是辦不到的。哦，你也是乘飛機的，還是來送客？”

“我是乘飛機的！”安德留沙自豪地回答。“沒有降落傘也不打緊。反正乘飛機跟坐火車一樣，不過快些罷了。”

“據說，飛機在飛行時很顛簸，顛起來很不舒服，也許你還不知道吧？”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小姑娘笑了笑說。“我從來沒有乘過飛機。”

“顛簸嗎？這算不得一回事。我乘過飛機，已經乘慣了。我碰到過暴風雪，也遭到過大雷雨……”安德留沙看見小姑娘睜大了眼睛聽，於是就添上了一句：“有一回，我們被顛得大喊‘唉呀……’，連飛機駕駛員也已經用無線電廣播着說：‘請救救我們吧！’”

“我們——耳門〔註〕……”小姑娘忽然憂鬱地說。她眯着眼睛，好像在想什麼心事。

“什麼耳門？”安德留沙不懂，可是來不及問個明白。因為有人在叫這個小姑娘，她跑到旅客羣中去了。

“頂好少吹一點兒牛，”安德留沙看着她的後影，心裏想。“她很狡猾，一下子就被她看出了破綻。要不然，她為什麼笑瞇瞇地提出這種不三不四的問題呢！”

一個高個子，樣子很勇敢，戴着一頂薄餅似的扁帽子，帽簷是用漆皮做的。他走近飛機，把墊在機尾的木塊拿掉，用手指向安德留沙點點，態度却很和氣，意思是說“你別在那兒兜來兜去！”隨後就上了飛機。

〔註〕 這小姑娘老愛吟詩押韻，所以只好把“耳朵”譯做“耳門”。

客人開始上飛機了。

這是一架沒有軟椅的運輸機。旅客坐在機艙兩側的鋁質長櫈上。機面有一條條的凹槽。機艙的盡頭，堆着許多皮箱和行李，行李上結着天藍色的標籤。

安德留沙和爸爸一起坐在一個漆得黃澄澄的、關着的小窗邊。那個穿褐色衣服的小姑娘坐在對面，看樣子，也是跟她爸爸來的。她的一雙眼睛變得緊張起來了，甚至可以說，顯出了提心吊胆的神氣。她的爸爸是個長着絡腮鬍子的人，肩膀很寬，穿了一件袋口繡着花朵的襯衫，臉上有一個很大的傷疤，說起話來，聲音有點兒嘶啞。小姑娘握住她爸爸的手，她爸爸說：

“別怕，怕什麼？你瞧，這個小伙子坐得多神氣。”

安德留沙十分高興人家稱讚他勇敢，所以他得意洋洋地向四面望着，輕輕地吹起口哨來：“因為我們是駕駛員……”

賽蒙從早晨起就很沉默，難得講話。安德留沙覺得他在想自己的新工作。昨天晚上，爸爸曾經跟部長通了一次電話。看樣子，部長在說明一個問題，因為爸爸一直回答說：“知道了”，“任務明白了”，“我們設法完成”，後來，在電話掛斷以後，他不想睡覺，老是在房間裏踱來踱去。

現在，賽蒙穿了半身軍裝，坐在機艙裏，把一隻腳蹺在另一條腿上。眼睛看着前面，淡褐色的鬚髮向後梳着，薄薄的嘴唇緊緊閉着。

賽蒙聽見了兒子的口哨聲，扭轉頭來，板着臉說：

“喂，不要響！”

安德留沙並不因爸爸的制止而抱怨。要不是爸爸，還有誰教會他吹口哨呢！爸爸甚至教他怎樣用一隻手指吹，怎樣用兩隻手指吹，怎樣舉

車務員的吹法，怎樣吹得抑揚婉轉。有一次，父子倆在家裏吹出各式各樣的口哨聲——爸爸教，安德留沙學——害得房屋管理員跑來查問原因。媽媽生氣地說：“你把什麼玩意兒教給孩子呀？”爸爸只好笑笑。大體上來說，他是個樂觀的人物，無論在什麼場合喜歡聊天，如果他今天也是這末一副脾氣的話，那就……

發動機隆隆地響起來了。先是一個，接着是兩個。鬧聲立刻充滿了耳朵。飛機像害瘡疾病似地在發抖。它雖然還停在地上，可是旅客也好像冷得在哆嗦了。那個小姑娘閉着眼睛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“我希望順風……”她的爸爸向坐在旁邊的人笑了笑，摸摸自己的鬍髭。

“馬上要起飛了，”賽蒙摟着安德留沙興奮地說。“四個鐘頭以後，我們就到目的地了。如果你覺得冷，就跟我說。”

安德留沙的心跳得越發厲害了，兩條腿也不知道為什麼變得軟弱無力了。“我怎麼變成一個好發抖的人啦！”他想。“要是乘火車的話就比較好些……”

飛機不知不覺地開動了，越開越快。坐在機艙內，已經辨不清楚停在綠油油飛機場上的一排小飛機了。嚓——嚓，機身下的滑輪着了兩次地，以後就再不震動了。旅客們不知怎的互相緊緊地靠着，好像都是親人似的。

大家已經感到機艙裏舒適些了，也不覺得那些突出的鋁質肋骨粗糙而不漂亮了，相反地，看見了這些東西，心裏都快樂起來了——它們既厚實，又堅固。

“現在，爸爸可不能趕我下去啦！”安德留沙快活地想。“我交運了！”

馬上要飛到第聶伯河啦！空中多美啊！”

• 往下看，地面好像一張地圖。一條條像小蛇般的鐵路和公路，把土地一塊塊地分開。汽車和運貨馬車在公路上像螞蟻般地爬行。平坦的正方形的田野，長滿了綠油油的莊稼。狹小的河流和銀碟子似的湖沼，顯出了自己的底：靠近岸邊是黃的，當中却是黑的；這就是說，靠岸的水淺，當中的水深。

飛機好像掛在空中似的，下邊的地面慢慢地改變着，樹林、村莊、小城不慌不忙地在下面移過。有時候，在某些村莊和小城的旁邊，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簇簇的黑點——爸爸說，這是炸彈的彈坑。

飛機飛得很平穩。旅客們有的在看報，有的皺緊了眉頭坐着。

安德留沙認識的那個小姑娘，現在對坐飛機大概也有了習慣，再也看不到她那副臉色蒼白的窘相了。她跟自己的爸爸在笑瞇瞇地聊天。後來，她站起身來在機艙裏走來走去，還看看飛機的肋骨。

“她恐怕也升入五年級了吧，”安德留沙心裏想。

突然，她在安德留沙跟前站住了，說：

“喂，你怎麼不向窗口望望？”

“我全都看過了。”

“要不要咱們兩個人再來看看？”

“她是個怪人！我明明不認識她，可是她說起話來，簡直像個老朋友，”安德留沙心裏想，接着說：

“好的。”

賽蒙在椅子上稍微移動了一下，於是這兩個孩子頭碰頭地擠在小窗口看風景了。